



红 嘴 鸥 的 寻 觅

彭鸽子 著

红嘴鸥的寻觅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 庄志霞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嘴鸥的寻觅/彭鸽子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 7-5006-3538-9

I. 红…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14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6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 册 定价: 12.80 元



彭鸽子,女,1957年4月出生,原籍江西萍乡,生长于昆明。1979年起在《个旧文艺》、《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纽约《世界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有多篇作品获省市文学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93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9年担任云南当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倾斜的雪山》、散文集《雨雾山乡》。

1

秋天来了，是随着冰冷的大风而来的。这天晚上，从遥远的森林深处刮来的风特别猛烈，辽阔的兴凯湖水被搅动了，掀起一阵阵巨浪狠力地撞击着岩岸，岩岸在震栗晃动，伴随着夜风和湖水发出了地动山摇的响声，湖边的森林也在随着风势摇摆嘶喊，山林里的大小野兽难以安睡，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吼叫悲鸣……

红嘴鸥们栖息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猛烈的大风从头上掠过，把芦苇压得都在往下匍伏，也使红嘴鸥们处于一阵阵晃动中，只是它们的巢都设在低矮的凹处，不会像树梢上的鸟巢那样随时会被刮倒抛出；鸥鸟们都被惊醒了，有的静静听着风的呼啸，有的发出了低低的响声。有经验的鸥鸟明白，这第一阵秋风宣告繁荣茂盛的夏季已结束，北方的秋天短促，冰雪封盖的寒冷冬天很快就要来了！

小鸥鸟南南惊恐地偎依在它母亲的羽翼下，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它只觉得今夜特别冷，巨大的凉气从四周涌来，似乎要把它吞没，它悄声问妈妈：“妈妈，怎么啦？”

“刮秋风了。”

南南是第一次遇见秋天的风，只觉得很冷很冷。它问：“秋风是从哪里刮来？”

“是从西伯利亚来的。”

南南白天跟随鸥群在天空飞翔时，见森林延伸的北边天低云暗，似乎没有尽头，有些雄健的红嘴鸥从前去过那边，它们说，一直往北飞就可去往西伯利亚，那里一年有七八个月被冰雪覆盖，比这里冷多了，有些习惯于在那寒冷地域过夏秋的鸥群就常往那里栖息。

妈妈又说：“西伯利亚的秋风一刮来，这里也很快要冷了。”

“是吗？”南南哆嗦了一下，觉得自己身上的羽毛有些单薄，它担心，怎么过冬呢？

第二天一早它随着妈妈和鸥群飞出巢时，只见林梢的叶子像镶了一圈淡淡的金边，前几天的苍青墨绿颜色，在一夜秋风后全部悄然褪去了，风再刮猛些，大树上的叶子就纷纷扬扬地往下飘坠。这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好厉害，好像夹杂着无数把用冰雪锤打成的刀片。

鸥群散布在湖面上，妈妈领着它沿着湖边练习飞翔。这是每天早上母鸟对幼鸟的常课，南南才出生四个多月，翅膀还嫩，更要加强练习。往常飞了三五公里的距离后，妈妈会让它在湖岸或浅水上休息一会儿，今天妈妈带着它飞了一个五六公里又一个五六公里，还不肯停歇，南南累得一身

都是汗，两只翅膀也像是折断似的发酸发痛，可是妈妈还是时而飞在前，时而飞在后地督促它不停地飞。

“妈妈，歇一下好吗？”它娇声地喊着。

妈妈摆动了一下头，表示不同意。

南南过了一会儿又喊着：“妈妈，我累啦！”

“不行。再飞一会儿！”妈妈今天的声音特别严厉。

一条小小的白鲢鱼从湖水深处游到水面，银色鳞片在碧绿色的湖水中闪动，特别明亮耀眼。南南早饿了，真想扑下去叼住这条鱼，但它刚把翅膀收拢，还来不及俯冲，就被妈妈肥大硕长的翅膀拦住，用命令的口吻喝斥它：“别贪吃，快飞！”

它不明白，妈妈今天怎么啦？这样凶狠、古怪。如果是从前，妈妈发现这条白色小鱼，早鼓励它往下冲了，还会随时提醒它的俯冲动作，“快，伸头，收拢翅膀……”

“我饿了，妈妈。”它用一种委屈的声调向妈妈诉说。

“好宝贝，往前飞，再坚持一会儿，要学会忍饥耐饿。”妈妈那鲜红的长喙动了动，鼓励它不要停歇。

它知道，妈妈虽然一向慈祥，但带它练飞时却很严厉，只好抖动翅膀再往前飞。身旁的树林，脚下的碧绿湖水都像在旋转翻滚，它翅膀一垂想落下去，又被妈妈喝住：“坚持，坚持！南南，你一向勇敢，怎么今天懦弱了？你看人家兴兴飞得多好！”

兴兴是和南南同一个月出生的小红嘴鸥，此刻正冲在它们的前边，一双灰白色的翅膀迅速而有节奏地抖动，显得很有劲。南南不甘心落后，又振作精神往前飞。平常和兴

兴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它都显得比兴兴聪明能干机灵，今天怎么掉在兴兴后边了？可不能让它笑话呀！飞呀，飞呀，又不知飞了多久，虽然每飞过一片树林，那抖动的树梢都想拥抱它，欢迎它降落，它也不肯停歇……

又飞了许久，妈妈才带着它降落在一湾浅水上，旁边刚好漂浮着一只小贝壳，它饥不择食地一口吞进嘴里，刚咽下又忙着去找第二只，飞了这样久，它实在是太累太饿了！

湖的东面蛋青色的天空在变亮，似乎有只巨大的光盘在晃动，在冲撞这还带着夜的朦胧的云层，太阳快出来了。南南这才感到今天早上飞行的时间确实很长，若是平时，它们至少在水面上休息过两三次了。

妈妈也累了，本来是平静地在水面上徜徉，这时候突然往旁边一闪跃起又扑下，很快叼着了一条小鳊鱼，它没有吃，而是游过来喂给南南。

南南很高兴，它最喜欢吃这种鳊鱼了，它觉得妈妈又恢复了平日的慈祥，对它这么好，这么关心！

鸥群停止了长距离飞翔，一群群在湖面上升降，只见那平静无波，像块广阔无边的大幅度铺开的绿色绸缎的湖面上，闪烁着点点白色。那些红嘴鸥时而把头插入水中叼食鱼虾，时而飞起向远处去追踪逃逸的鱼类，动作是那样灵巧而又矫健有力，也有的吃饱了静静地停在湖面上，不时用脚蹼划动一下水，远远看去，湖面上像是开满了白色的鲜花。

妈妈带着南南寻觅鱼虾的同时，还注意它从高空下降的动作，不断提醒它在什么角度应该怎样收拢双翅，又如何双爪后翘，头向下伸，要它做得快捷灵活准确。南南也觉得

在寻食过程中不能有丝毫怠慢，稍微迟一些或俯冲的角度不对，鱼虾就迅速从水面消失，或者被别的红嘴鸥叼走，虽然它们都在一个鸥群，平日相处得很好，但在觅食过程中，却从不相让，这是习惯，动作迟缓的红嘴鸥，还会被别的鸥鸟嘲笑，被看作从笨蛋里钻出来的废物！

一条银白色的小鱼刚浮上水面，几只小红嘴鸥就凌空而下扑了过去，这条鱼吓得忙沉入水底。鸥鸟们扑了空并不远走，仍在这一带盘旋，它们知道，吓昏了的鱼常会糊里糊涂地又从另一处冒出来。过了一会儿，南南发现那碧绿的湖水中有一小点模糊的白颜色，立即双翅一抖扑了过去，小鱼刚接近水面，它那红色的尖嘴已插入水中准确地叼住小鱼的头，紧接着另几只小红嘴鸥也扑了下来，只是迟了一步，南南很得意地飞起，它看清楚了，那几只红嘴鸥中也有兴兴，眼神里流露着懊恼和对它的羡慕。

南南很得意，嚼着这条小鱼觉得特别的鲜美。这些都被在附近飞着的妈妈看见了，欢快地向它抖动翅膀，鼓励它不要停歇继续去寻食，它很是得意也更来劲了，又一次两次矫健地掠过水面……

这天上午它吃得很饱也飞得很累。它不明白，妈妈今天怎么这样严格地对待它的一举一动，但是看看其它的小鸥鸟，也是同样地被它们的妈妈督促着不停歇地飞行，不停歇地一次又一次向水上俯冲寻找鱼虾，兴兴有次从空中下降叼鱼的动作慢了一点，还被它妈妈狠狠在头上啄了一下。这反常的气氛，使南南模糊地觉得，昨天晚上刮起的那阵秋风正在冲击着它们这个鸥群，将有许多事要发生了！

傍晚，在湖边的浅水边歇息时，它才偎依在妈妈身边，轻声询问：“妈妈，你今天怎么啦？对我好凶哟！”

妈妈爱抚地用长喙帮它抚平杂乱的羽毛，柔声说：“南南，从今天起，你不能偷懒，要不怕苦不怕累地练习飞翔，要使自己的翅膀变得坚韧有力，每天要比别的海鸥多飞一些时间。天冷了，我们很快就要去南方了。”

“去南方？”南南觉得很新鲜，它出生才四个月，漫长的夏天都是在浓绿的兴凯湖边度过的，还从来没有远走过呢！

“是的。起北风了，这里很快就冷了，再过一些时候，还会下大雪，树林里的叶子全部落光，湖上也会结上厚厚的冰，很难找到吃食，我们只有去南方。”

“南方好么？”南南不明白南方的冬天会是什么样。

“冬天比这里温暖，许多地方不下雪不结冰，吃的东西也多。”

南南出生以来，还没见过风雪，也就不晓得寒冷的冬天是什么情况，想起昨天晚上刮起的冰冷秋风，才觉得冬天很可怕，这时听见妈妈这样说，也就觉得应该尽快避开北方这有风雪的冬天。它问：“南方很远吧？”

“远。要飞行几十天呢！”

“哟！不走不行么？”

“不行，在这里会冻死的。那年，你的一个姨妈病了，不能长途飞行，留下了，等我们第二年春天回来，它的尸骨都找不着了。”

“呵！冬天太可怕了！”南南又感觉到风透过羽毛侵入肌肤，身上也在发冷。

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气候越来越冷了，树林里像撒满了金屑一样，尽是金黄发亮的落叶。那一大片银杏树林，前些日子还苍青碧绿，连续刮了几夜北风后，全变得金灿灿的，在阳光中特别耀眼，好一派富贵相，但是这景象只维持了几天，几阵大风刮来，叶子全都掉落了，光秃秃的树身，像一根根剥光了毛皮的枯骨，好狼狈好可怜！

冬天还没有真正来到就这样可怕，如果是风霜冰雪一起涌来呢？南南觉得那惨状更是难以想象。

那天它在湖上飞行时，灰顶大叔飞了过来，关切地问它：“南南，翅膀长硬了么？”

它羞涩地笑了笑：“不知道。”

“要练得强而有力才行。去南方的路很远，飞不动可会吃亏。”

“明白。”

灰顶大叔是这群红嘴鸥的领头鸟，它身躯硕壮，两只翅膀长而矫健有力，整个鸥群的活动都受它的指挥。它处事严厉认真，但对群体中的大小海鸥又很爱护。听妈妈说，它熟悉南方北方，每年远去南方过冬返回北方过夏秋，都是由它安排，选择栖息的地方，带领鸥群躲闪抵抗凶恶猛禽的袭击。它担任这个头领已五年多了，很受红嘴鸥们的拥护。

灰顶大叔又飞向另一群红嘴鸥，也是询问叮嘱这些事。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北方的天边飞来了一大群海鸥，它们的形状和南南这些鸥鸟大致相同，只是嘴是黄色的也较粗厚，翅膀也比较短。这群黄嘴鸥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的，已经长途飞行了十几天，停在湖边上歇息时都显得很

疲倦，灰顶大叔很友爱地过去招呼，还叫自己的鸥群让开这块地方，不要与这些过路的客人争抢食物。

黄嘴鸥们告诉灰顶大叔，西伯利亚今年冷得早，已落过第一阵雪了，雪很大很厚，一夜之间就给大地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整个栖息地变成了一座冷气四溢的冰库，冻得野兽们嗷嗷乱叫，它们只好匆匆南飞。

小黄嘴鸥们是第一次来兴凯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在金黄色的林中落叶间漫步，啄食蠕动的小虫；它们也很喜欢吃这里的小鲈鱼，觉得比西伯利亚的鱼肉鲜美，一个个娇声叫喊着：“这南方太好了，太好了！”

南南笑了，这些小黄嘴鸥真是见识短，这哪里是南方！

灰顶大叔告诉它们，这也是北方，只不过没有西伯利亚那样冷，严寒的冬天也来得迟，但是一下开雪，也是天寒地冻草木不生。听得这些小黄嘴鸥一个个傻了眼，问它们的妈妈，“是这样吗？妈妈，我们还要往前飞吗？”

它们的妈妈一脸倦容地回答，“当然还要飞，这里已开始冷了，你们看树叶都掉完了。不过我们太累了，这两天就歇在这里。”

小黄嘴鸥惊讶地吱吱喳喳叫了起来，“还要飞？哟！南方好远哟！”

湖上多了几群黄嘴鸥，热闹多了。南南加入了它们的的游戏，还以主人的身分带它们去附近的小溪流里寻找鱼虾贝壳。小溪水浅，比在湖上捕食方便多了，只是平常妈妈不让它来这些地方，这小溪流两岸树林稠密容易藏着野兽，不小心会遭到袭击。如今树叶子落完了，树干光秃秃的，视野

开阔,南南才敢大着胆子来。

小黄嘴鸥很感激南南的关照,也欢快地向它介绍西伯利亚的夏天是怎么样,贝加尔湖与这兴凯湖有哪些不同
.....

两天后,这群黄嘴鸥先走了。这是一群近五百只海鸥的庞大队伍,在长途飞行中,显得很有纪律,前后排列有秩序,像一根长长的银链伸向南方的天空。

小黄嘴鸥们向南南告别,“南方见!”

南南并不知道它们要飞往南方的哪里,以为南方也和这兴凯湖周围差不多大,也抖动翅膀回答:“南方见!”

2

连续几天,都有大群的海鸥从更远的北方来,经过兴凯湖飞往南边。海鸥的种类很多,有红嘴鸥、黄嘴鸥、灰背鸥、北极鸥、灰翅鸥、鱼鸥、银鸥、黑浮鸥、须浮鸥、白翅浮鸥、黑腹燕鸥、粉红燕鸥、白额燕鸥、黑嘴凤头燕鸥……

这些海鸥羽毛、嘴的颜色不一,形体的大小和翅膀的长短也不一样,如那白额燕鸥的嘴就是橙黄色,似乎是刚啄食过一大堆桔子皮染上了颜色,它们的翅膀也短,只有红嘴鸥的三分之二,但却飞得轻捷矫健。

南南原来以为这个世界只有自己这一种红嘴鸥,如今才知道同一鸥类有这样多分支,不过它比较了,还是自己这群红嘴、白羽毛、黑眼睛,有着近一尺宽翅膀的红嘴鸥漂亮。难怪妈妈常说,我们红嘴鸥最受人类的喜爱,飞到哪里,哪里就会涌来很多的游人。

海鸥一批又一批往南走了,这兴凯湖上也雾重霜浓一

天比一天冷了,可是灰顶大叔还是没有发布南飞的命令,这是怎么了?南南有些着急了,它多想早些去到南方看看那边的景色,尝尝那地方的鱼虾。那天,它问妈妈,妈妈说:“你急什么?南迁的路程很长,你的翅膀硬了么?飞得动么?一往南走,可是一飞几百里大半天不能歇息呢!”

南南只好继续在妈妈的带领下,在兴凯湖上练飞。它比前些日子更能吃苦耐劳了,飞了一圈又一圈,翅膀酸了痛了,也不愿停歇,有几次它和兴兴那批小鸥鸟比赛,看谁飞得远飞得快,它像旋风般抖动翅膀,把十几只小红嘴鸥甩得远远的。妈妈见了很高兴,歇息时,亲切地伸出长大的翅膀把它搂住,还喂给它两只小螃蟹。

又过了两天,一股巨大的西伯利亚寒流在大风呼啸中过来了,兴凯湖又像被掀翻了似的抖动咆哮,吓得南南藏在妈妈羽翼下不停地颤抖;妈妈一边安慰它不要怕,一边不断地说:“这寒流来了,兴凯湖就不能呆了!”

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地一片雪白,一夜之间,湖面就结上了一层晶莹透明的薄冰,用嘴啄去,冰凉坚硬很难穿透,当然也就没法捕食鱼虾了。

南南问妈妈:“鱼虾呢?都冻死了么?”

“它们藏在水底,水下还是温暖的,不过以后冰层更厚了,它们的呼吸可能会困难。”

“它们怎么不离开这里呢?”南南天真地问。

“它们没有翅膀飞不动呀!兴凯湖又没有一条大河通往南方。”

“哟!鱼儿太可怜了。”南南看了看自己羽毛丰满的翅

膀,有点得意。

这天傍晚,灰顶大叔在鸥群中穿梭般飞来飞去,发布明天开始南迁的命令:“今天都吃饱些,睡个好觉,明天一早出发!”小海鸥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感到新奇兴奋,大海鸥多数去过南方两三次或七八次,对那青绿的南方山水已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它们只是担心自己稚嫩的儿孙们不能胜任这长途跋涉。南行万里,要飞越数不尽的关山险阻,可不容易呀!不过不经过这次长途飞行的锻炼,又怎么能够成为经得起暴风雨袭击在大自然中顽强生存的矫健海鸥呢?

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东边的湖上还是一片蛋青色,一夜风霜,林子里的树梢上又多了一些晶莹的冰柱,红嘴鸥们就全都被灰顶大叔喊出巢了。

哪家飞在前,哪家飞在后边,灰顶大叔前几天都作了安排,今天也就很快排列成了队伍,近千只红嘴鸥成三列纵队,如一串粗大的色彩瑰丽的链子在寒冷的北方高空闪动;一条冻得发抖的松鼠,摆动着那肥厚粗大的尾巴,在树上蹿来蹿去,对着高空羡慕地说:“它们走了,只剩下我们在这里挨冻啰!”天色灰暗阴沉,它那本来发红的小眼睛更是充满了伤感,“树上的果子都掉完了,以后,我们吃什么哟!”

南南从小松鼠的头顶上飞过,听得很明白,也更得意自己是一只能够自由飞翔的红嘴鸥。它抖动了一下翅膀向小松鼠告别:“我们走了,你保重!”

“谢谢,你一路平安!”小松鼠也晃动了一下长尾巴作为回礼。

红嘴鸥们在灰顶大叔率领下先在湖上盘旋了一圈,这

既是向接待它们度过了美好的夏秋，让它们在这里产卵繁殖，扩大了鸥群的兴凯湖告别，也同时进行编队飞行的练习。这长途飞行，鸥群的速度、间隔都要保持一致，不能任由自己的脾气忽快忽慢，如果稀稀落落，就会掉队、失踪，还容易遭到凶猛飞禽、如老鹰等的袭击。

南南紧紧跟随着妈妈，像平时那样有节奏地展动双翅，不快也不慢，也不拉大距离，力求表示自己像只经过严格训练、已趋成熟、能够胜任这次远行的鸥鸟。

妈妈不时望它一眼，那圆黑的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慈祥喜悦的神色，它很满意南南的表现。

大风又起了，结冰的湖水无法掀起巨浪，只能低低地吼着，似乎也在向红嘴鸥送别：“走吧！快走吧！寒流正一股又一股扑来，它们也要南下，小心它追上你们！”

灰顶大叔在冷风中矫健地抖动了几下宽大的双翅，发出了正式出发的信号。这近千只红嘴鸥在风的催促下南行了。

它们一会儿就消失在远处灰暗的云天间。这兴凯湖周围也就突然显得寂寞单调，红嘴鸥的远去，似乎把青春活力都带走了。只有那些藏在湖水里的鱼儿很高兴，它们隔着玻璃般透明的冰层，长久望着鸥群的背影，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好了，它们走了，我们可以安全地过冬了！”然后悠然地游入水底，去觅食小虾和藻类植物。

寒冷的北风从鸥群后边吹来，似乎要赶上它们逮住它们，打散这支秩序井然的队伍。那如海浪般涌来，一阵比一阵凶猛有力的大风，把海鸥们的白色羽毛刮得蓬松凌乱，吹